

升師文選

五

開 明 文 選

第 五 輯

上 海 開 明 書 店 印 行

活葉本文選目錄 五

篇次	篇名	作者	頁數	總頁碼	定價
101.	先妣事略	歸有光(歸震川先生文集)	一	一〇〇一	六厘
102.	廬山草堂記	白居易(白氏文集)	二	一〇〇三	一分二厘
103.	謝玄淝水破秦之戰	(通鑑)	三	一〇〇七	一分八厘
104.	說居庸關	龔自珍(定盦文集)	二	一〇一三	一分二厘
105.	金石錄後序	李清照	三	一〇一七	一分八厘
106.	訓儉示康	司馬光(司馬溫公文集)	二	一〇二三	一分二厘
107.	遊黃山記	袁枚(隨園文集)	二	一〇二七	一分二厘
108.	左忠毅公逸事	方苞(方望溪集)	一	一〇三一	六厘
109.	獄中雜記	方苞(方望溪集)	二	一〇三三	一分二厘
110.	安樂王子	周濟(域外小說集)	四	一〇三七	二分四厘
111.	漳南俠士傳	崔述(崔東壁遺書)	一	一〇四五	六厘
112.	書葉機	龔自珍(定盦文集)	一	一〇四七	六厘
113.	先驅	周哀作(域外小說集)	二	一〇四九	一分二厘

114.	一文鏡	周防	謝普	唐克	(域外小說集)	六	一〇五三	三分六厘
115.	父親在亞美利加	亞勒	吉人	(點滴)		三	二〇六五	一分八厘
116.	木蘭詩	周	勸作	人	(點滴)	一	一〇七一	六厘
117.	最後一課	胡都	適德	(短篇小說集)		三	一〇七三	一分八厘
118.	鴨的喜劇	魯	迅	(彷徨)		三	一〇七九	一分八厘
119.	燕子與蝴蝶	戈木	列支	哥	(點滴)	三	一〇八五	一分八厘
120.	賣火柴的女兒	周安	兌爾	然	(點滴)	二	一〇九一	一分二厘
121.	我們要建設怎樣的國家	汪精	衛	(汪精衛演講集)		六	二〇九五	三分六厘
122.	一件美術品	胡契	詞	適夫	(短篇小說集)	四	一一〇七	二分四厘
123.	決鬪	胡泰	來夏	適甫	(短篇小說集)	四	一一一五	二分四厘
124.	秦晉韓之戰	左丘	明	(左傳)		三	一一二三	一分八厘
125.	晉公子重耳之亡	左丘	明	(左傳)		三	一一二九	一分八厘
126.	晉楚城濮之戰	左丘	明	(左傳)		三	一一三五	一分八厘
127.	秦晉殽之戰	左丘	明	(左傳)		二	一一四一	一分二厘
128.	晉楚郊之戰	左丘	明	(左傳)		五	一一四五	三分
129.	三國志諸葛亮傳	陳壽				七	一一五五	四分二厘
130.	我們的財富	克魯	池特	金	(麵包略取)	八	一二六九	四分八厘

先妣事略

歸有光

先妣周孺人，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。年十六來歸。踰年，生女淑靜；淑靜者大姊也。期而生有光。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，期而不育者一人。又踰年，生有尚，妊十二月。踰年，生淑順。一歲，又生有功。

有功之生也，孺人比乳他子加健。然數顰蹙，顧諸婢曰：『吾爲多子苦！』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，曰：『飲此，後妊不數矣。』孺人舉之盡，啗不能言。

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，孺人卒。諸兒見家人泣，則隨之泣，然猶以爲母寢也，傷哉！於是家人延畫工畫，出二子命之曰：『鼻以上畫有光，鼻以下畫大姊。』以二子肖母也。孺人諱桂。外曾祖諱明，外祖諱行，太學生；母何氏。世居吳家橋，去縣城東南三十里；由千墩浦而南，直港並小橋以東，居人環聚，盡周氏也。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，敦尚簡實；與人媾，說村中語，見子弟甥姪無不愛。

孺人之吳家橋，則治木綿入城，則緝纊，燈火熒熒，每至夜分。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。

孺人不憂米鹽，乃勞苦若不謀夕。冬月鑪火炭屑，使婢子爲團，累累暴階下。室靡棄物，家無閒人。兒女大者攀衣，小者乳抱，手中綬綴不輟。戶內灑然。遇僮奴有恩，雖至箠楚，皆不忍有後言。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，率人人得食。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，皆喜。有光七歲，與從兄有嘉入學，每陰風細雨，從兄輒留，有光意戀戀，不得留也。孺人中夜覺寢，促有光暗誦孝經，卽熟讀，無一字齟齬，乃喜。

孺人卒，母何孺人亦卒。周氏家有羊狗之獫，舅母卒，四姨歸顧氏，又卒，死三十人而定；惟外祖與二舅存。

孺人死十一年，大姊歸王三接，孺人所許聘者也。十二年，有光補學官弟子。十六年而有婦，孺人所聘者也。期而抱女。撫愛之，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。追惟一二，彷彿如昨，餘則茫然矣。世乃有無母之人，天乎痛哉！

廬山草堂記

白居易

匡廬奇秀甲天下山。山北峯曰香爐峯，北寺曰遺愛堂。介峯寺間，其境勝絕，又甲廬山。元和十一年秋，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，若遠行客過故鄉，戀戀不能去，因面峯腋寺作爲草堂。

明年春，草堂成。三間兩柱，二室四牖，廣袤豐殺，一稱心力。洞北戶，來陰風，防徂暑也。敞南甍，納陽日，虞祁寒也。木斲而已，不加丹；牆圻而已，不加白。墀階用石，冪窗用紙。竹簾紵幃，率稱是焉。堂中設木榻四，素屏二，漆琴一張，儒道佛書各兩三卷。

樂天既來爲主，仰觀山，俯聽泉，傍睨竹樹雲石，自辰至酉，應接不暇。俄而物誘氣隨，外適內和，一宿體寧，再宿心恬，三宿後頽然嗒然，不知其然而然。

自問其故，答曰：是居也，前有平地，輪廣十丈；中有平臺，半平地；臺南有方池，倍平臺。環池多山竹，野卉；池中生白蓮，白魚。又南抵石澗，夾澗有古松、老杉，大僅十人圍，高不知幾百尺；修柯戛雲，低枝拂潭，如幢豎，如蓋張，如龍蛇走。松下多灌叢，蘿薦葉蔓駢織，承翳

日月，光不到地，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。下鋪白石，爲出入道，堂北五步，據層崖，積石，嵌空，埕塊，雜木異草，蓋覆其上，綠陰蒙蒙，朱實離離，不識其名，四時一色。又有飛泉，植茗就以烹燂，好事者見，可以永日。堂東有瀑布，水懸三尺，瀉階隅，落石渠，昏曉如練色，夜中如環珮琴筑聲。堂西倚北崖右趾，以剖竹架空，引崖上泉，脈分線懸，自簷注砌，纍纍如貫珠，霏微如雨露，滴瀝飄灑，隨風遠去。其四旁耳目杖履可及者，春有錦繡谷，花夏有石門澗，雲秋有虎溪月，冬有鑪峯雪。陰晴顯晦，昏旦含吐，千變萬狀，不可殫紀。覲縷而言，故云甲廬者。噫，凡人豐一屋，華一簣，而起居其間，尙不免有驕矜之態，今我爲是物主，物至致知，各以類至，又安得不外適內和，體寧心恬哉！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，同入此山，老死不返，去我千載，我知其心，以是哉！

矧予自思，從幼迨老，若白屋，若朱門，凡所止雖一日二日，輒覆簣土爲臺，聚拳石爲山，環斗水爲池，其喜山水病癖如此。一旦蹇剝，來佐江郡，郡守以優容撫我，廬山以靈勝待我，是天與我時，地與我所，卒獲所好，又何求焉！尙以冗員所羈，餘累未盡，或往或來，未遑寧處。待予異時，弟妹婚嫁畢，司馬歲秩滿，出處行止，得以自遂，則必左手引妻子，右手

抱琴書，終老於斯，以成就我平生之志。清泉白石，實聞此言！

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，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、范陽張允中、南陽張深之、東西二林長老、湊公、朗滿、晦堅等二十有二人具齋，施茶果以落之。因爲草堂記。

誠謝萬書

王羲之

以君邁往不屑之韻，而俯同羣辟，誠難爲意也。然所謂通識，正自當隨事行藏，乃爲遠耳。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，則盡善矣。食不二味，居不重席，此復何有，而古人以爲美談。濟否所由，實在積小以致高大，君其存之。

謝玄肥水破秦之戰

通鑑

晉太元八年七月，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：『民每十丁遣一兵；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，皆拜羽林郎。』又曰：『其以司馬昌明爲尙書左僕射，謝安爲吏部尙書，桓冲爲侍中。勢還不遠，可先爲起第。』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。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。

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，獨慕容垂、姚萇及良家子勸之。陽平公融言於堅曰：『鮮卑羌虜，我之仇讎，常思風塵之變，以逞其志。所陳策畫，何可從也？良家少年，皆富饒子弟，不閑軍旅，苟爲諂諛之言，以會陛下之意。今陛下信而用之，輕舉大事，臣恐功旣不成，仍有後患，悔無及也。』堅不聽。

八月戊午，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、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，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，督益梁州諸軍事，堅謂萇曰：『昔朕以龍驤建業，未嘗輕以授人，卿其勉之！』左將軍竇衝曰：『王者無戲言，此不祥之徵也。』堅默然。慕容楷、慕容紹言於慕容

垂曰：『主上驕矜已甚，叔父建中興之業，在此行也。』垂曰：『然，非汝誰與成之？』

甲子，堅發長安，戎卒六十餘萬，騎二十七萬，旗鼓相望，前後千里。九月，堅至項城。涼州之兵始達咸陽，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，幽冀之兵至於彭城，東西萬里，水陸齊進，運漕萬艘。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，先至潁口。詔以尙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，征討大都督，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，與輔國將軍謝琰、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。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。琰，安之子也。

是時秦兵旣盛，都下震恐。謝玄入，問計於謝安。安夷然答曰：『已別有旨。』旣而寂然。玄不敢復言。乃令張玄重請。安遂命駕出遊山墅，親朋畢集，與玄圍棋賭墅。安棋常劣於玄，是日玄懼，便爲敵手，而又不勝。安遂游陟，至夜乃還。

桓冲深以根本爲憂，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。謝安固卻之曰：『朝廷處分已定，兵甲無闕，西藩宜留以爲防。』冲對佐吏嘆曰：『謝安石有廟堂之量，不閑將略。今大敵垂至，方游談不暇，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，衆又寡弱，天下事已可知。吾其左衽矣！』

冬十月，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。癸酉，克之，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。融以其參軍河南

郭褒爲淮南太守。慕容垂拔郢城。胡彬聞壽陽陷，退保硤石。融進攻之。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於洛澗，柵淮以遏東兵。謝石、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，憚成不敢進。胡彬糧盡，潛遣使告石等曰：『今賊盛糧盡，恐不復見大軍。』秦人獲之，送於陽平公融。融馳使白秦王堅曰：『賊少易擒，但恐逃去，宜速赴之。』堅乃留大軍於項城，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。遣尙書朱序來說謝石等，以爲彊弱異勢，不如速降。序私謂石等曰：『若秦百萬之衆盡至，誠難與爲敵。今乘諸軍未集，宜速擊之。若敗其前鋒，則彼已奪氣，可遂破也。』石聞堅在壽陽，甚懼，欲不戰以老秦師。謝琰勸石從序言。

十一月，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。未至十里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。牢之直前渡水擊成，大破之，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。又分兵斷其歸津。秦步騎崩潰，爭赴淮水，士卒死者萬五千人。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，盡收其器械軍實。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。

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，見晉兵部陳嚴整，又望八公山上草木，皆以爲晉兵。顧謂融曰：『此亦勁敵，何謂弱也？』慙然始有懼色。

秦兵逼肥水而陳，晉兵不得渡。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：『君懸軍深入，而置陳逼水，此乃持久之計，非欲速戰者也。若移陳少卻，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，不亦善乎？』秦諸將皆曰：『我衆彼寡，不如遏之，使不得上，可以萬全。』堅曰：『但引兵少卻，使之半渡，我以鐵騎蹙而殺之，蔑不勝矣。』融亦以爲然，遂麾兵使卻。秦兵遂退，不可復止。謝玄、謝琰、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，融馳騎略陳，欲以帥退者，馬倒爲晉兵所殺。秦兵遂潰。玄等乘勝追擊，至於青岡。秦兵大敗，自相蹈藉而死者，蔽野塞川。其走者聞風聲鶴唳，皆以爲晉兵且至，晝夜不敢息。草行露宿，重以飢凍，死者什七八。

初，秦兵少卻，朱序在陳後呼曰：『秦兵敗矣！』衆遂大奔。序因與張天錫、徐元喜皆來奔，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，復取壽陽，執其淮南太守郭褒。堅中流矢，單騎走至淮北，飢甚。民有進壺飧豚髀者，堅食之，賜帛十匹，綿十斤。辭曰：『陛下厭苦安樂，自取危困，臣爲陛下子，陛下爲臣父，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？』弗顧而去。堅謂張夫人曰：『我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！』潛然流涕。

是時諸軍皆潰，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。堅以千餘騎赴之。世子寶言於垂曰：

『家國傾覆，天命人心皆歸至尊，但時運未至，故晦迹自藏耳。今秦主兵敗，委身於我，是天借之便，以復燕祚，此時不可失也。願不以意氣微恩，忘社稷之重。』垂曰：『汝言是也。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，若之何害之？天苟棄之，不患不亡。不若保護其危，以報德。徐俟其釁而圖之，既不負宿心，且可以義取天下。』奮威將軍慕容德曰：『秦彊而并燕，秦弱而圖之，此爲報仇雪恥，非負宿心也。兄奈何得而不取，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？』垂曰：『吾昔爲太傅所不容，置身無所，逃死於秦。秦主以國士遇我，恩禮備至。後復爲王猛所賣，無以自明，秦主獨能明之。此恩何可忘也？若氏運必窮，吾當懷集關東，以復先業耳。關西會非吾有也。』冠軍行參軍趙秋曰：『明公當紹復燕祚，著於圖讖。今天時已至，尙復何待？若殺秦主，據鄴都，鼓行而西，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。』垂親黨多勸垂殺堅，垂皆不從，悉以兵授堅。平南將軍慕容暉屯鄆城，聞堅敗，棄其衆遁去，至滎陽。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，暉不從。

謝安得驛書，知秦兵已敗。時方與客圍棋，攝書置牀上，了無喜色，圍棋如故。客問之，徐答曰：『小兒輩遂已破賊。』旣罷，還內過戶限，不覺屐齒之折。丁亥，謝石等歸建康。得

史。秦樂工，能習舊聲，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。乙未，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，朱序爲琅邪內

說居庸關

龔自珍

居庸關者古之譚守者之言也。龔子曰，疑若可守然。

何以疑若可守然？

曰：出昌平州，山東西遠相望，俄而相輳相赴，以至相蹙。居庸實其間，如因兩山以爲之門。故曰，疑若可守然。

關凡四重。南口者，下關也，爲之城；城南門至北門一里。出北門十五里，曰中關，又爲之城；城南門至北門一里。出北門又十五里，曰上關，又爲之城；城南門至北門一里。蓋自南口之南門，至於八達嶺之北門，凡四十九里。關之首尾具制如是。故曰，疑若可守然。

下關最下，中關高倍之，上關高倍之，八達嶺之俛南口也，如窺井形然。故曰，疑若可守然。

自入南口，城甃有天竺字，蒙古字。上關之北門，大書曰：『居庸關，景泰二年修。』八